

明月湖上明月夜

张仿治

中秋佳节,我们几个老年朋友来到北仑春晓的明月湖畔。明月湖南枕一道海塘,北临一片新开发的房产,再向北则是一带起伏的青山。湖四周是葱绿的草木,点缀着精致的花坛小桥,十分雅致清秀。湖岸树影摇曳,湖中碧水如镜,正是赏月的好去处。

日落未久,暮色初合,月亮便从东方如约而至。刚刚露脸,她似尚带着羞意,只悄悄吐出朦胧月色,隐隐约约的,令近水和远山都如同披着一袭轻纱,倒显出嫦娥的无比温柔。

缥缈缈缈中,有同伴在二胡和口琴伴奏下唱起了旧时的歌“月儿弯弯照高楼……”老歌引出往事,我脑际不由得出现了四十年前的一个明月夜。那是我作为知青初次上山砍柴。一天下来,我这笨拙的手没砍下多少柴,挑起柴担回来时,月亮已经升上了。四顾山坡上再无一人,回家路却还遥远。见皓月当空,疲乏的脑子里跳出一句“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,可是,月光下这黑魃魃的树影并不可爱,叮咚的溪水也听不出诗意来。好不容易挑柴担到家,却发现钥匙丢在了山上。亏得那高高在上的明月与我一起再次上山,又把她的清辉直照到睡在山路中的钥匙上,使精疲力竭的我不致失望。今天,照着我的仍是这轮明月,你还记得那曾经的一幕吗?

月亮渐渐轮廓清晰。不知是谁给明月湖起了这么一个名副其实的副名字,站在湖边,抬头望天,是一轮大玉盘,低头看湖,也是一轮大玉盘。秋夜的宁静中,这上下两轮明月静静相对,格外妩媚,就连湖中的水草也不忍稍有晃动。我痴痴地问月亮,你怎么就如此的迷人呢?月亮不语,只是撒下一地的银辉来回答我:“你就不懂得‘月是故乡明’?”

三十年前我也曾结伴赏月。在一个不太高的山顶上,四个朋友仰望婵娟,俯视人间,饮桂花酒,分圆月饼;举杯共祝,祝欢笑,祝幸福,祝能加一级工资……此时我默诵着“今夜鄜州月,闺中只独看”,想,千里之外的心,是不是也在看着这同一轮明月呢?虽然我们身分两地,心却是在一处的。我在心内暗暗祈祷,你早日调回来吧,月是故乡明呢!

十六年前,我有了自己的住房。从一直挤学校的宿舍,到一下子拥有三室一厅,突然的喜悦简直让人猝不及防。短短几年间,爱人调回了,职称评好了,女儿大学毕业了,现在又住进了盼望已久的新居,好事连连啊。我们第一次合家在真正的“自己家”里过中秋,一家三口,同望着皎洁的明月,合吃着同一只月饼,何其甜蜜温馨。此时,我的潜意识告诉我,生活将有新起点、新希望。果然,几年后,我就得以享含饴弄孙之乐了。从此,每年中秋,分吃月饼的人多了,家中欢笑声更浓了,“团圆”一词的内涵也更为明晰。

海塘外传来阵阵涛声,一定是涨潮了。月亮又爬高了不少,似比初升时清瘦了一点,但是娉婷中更现出几分庄重。谁播响了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,大家就在月华中踏着节奏翩翩起舞。可以看出,只有身心无比快乐的老年人,才能有如此轻盈的舞姿。凝视这些快乐的身影,我颇为自豪地举头问明月:“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?”明月不语,只是撒下满天的金辉来提醒我: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”

我默然了。是啊,人间总免不了生离死别。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,既然上天给了我们同一个月亮,就应尽量多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快乐。当我们载歌载舞时,能不能也为他人送去哪怕一丝的欢笑呢?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,兴头上,有同伴提议,重阳节那天我们去敬老院慰问老人!大家一致拍手同意。我这才领悟了明月的深意: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

临离开明月湖,再次仰望,已是月上中天。明月湖的月亮——不,故乡的月亮——果然分外明亮!

千里共婵娟

严凯捷

此刻,中秋,夜已阑,人未歇。唯有月亮在傲视天地,千古如此。

浩瀚的夜空下,是小小的我们,但是,天人合一永恒悠远。朗月轻风送来丹桂的清香。我揽一轮明月入怀,想起过往的许许多多事情,和谐快乐的,痛心辛酸的,一桩桩一件件,使心的世界和外界的世界融合在了一起,找到许多值得庆幸的所在。

夜空中的月亮总是如童话一般,让我们想起美好的时光。生活的诗意和浪漫是值得珍惜和存储的。我想起乡下劳作时一家人“夕露沾我衣,带月荷锄归”的情景,亲情的感动流淌在心间,情深意切。

月光之中的一切,宁静得像一朵百合。有一则禅的故事:一个山居的老僧人,下山访友。夜晚归来时,老僧发现屋内有一小偷在偷东西。天气寒冷,老僧站

在屋外的月光里等着小偷出来。小偷临走时,老僧脱下袈裟披在他身上,说:愿我能送你一轮明月。第二天早上,老僧醒来时,发现袈裟整齐地叠放在他的枕头边。这则故事使月光里的高远意境达到了极致。宽容和改邪在月的灵光下善至终极。于是,我在月下也多了一份宁静和纯净。

窗前的一轮圆月,是旅人的故乡,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圆月是他们的思念,圆月也是他们的牵挂。月亮满载着光阴的痕迹,已经陪伴人间度过无数个月圆之夜了。

这一轮照彻了古今的圆月,在今夜,才是中国人的。“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!”今夜我就剪一缕月光。我伸出手,接住一片月光——我握住了月亮的手。千里之外的你,也请你握住月亮的手……

月是故乡明

王云敏

我的家乡素有“月亮城”的美称,这是有诗为证的。唐朝诗人徐凝对月当歌: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。”同为唐代诗人的陈羽寄情嫦娥:“霜落寒空月上楼,月中歌唱满扬州。”每到中秋,家乡的月儿便格外明亮、格外浑圆地爬上我思乡的梦中。

可能是因有了“月亮城”的雅称,家乡扬州的中秋节和别的地方比起来,自然也就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韵味。家乡人俗称中秋节为“八月半”。八月半一到,节日的气氛被各种各样的习俗渲染得又浓又醇。

先说八月半的前一天吧。亲朋好友间,礼品馈赠热闹非凡,其中订了亲的、准备结婚的毛脚女婿给丈人家送礼,尤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毛脚女婿的礼品中,长长的藕、胖胖的大头鱼、成双成对的鸭子、圆圆的月饼(扬州人又叫月宫饼)是必不可缺的。藕是“偶”的谐音,取意“佳偶天成”;鱼当然是祈福丈人家“年年有余”;鸭子则和一段传说有关,元朝时,百姓痛恨无恶不作的“鞑子兵”,约好在中秋夜“杀鞑子”,家乡话中鞑子和“鸭子”十分接近,所以中秋要杀鸭子,祈福平安;至于月饼是中秋的压轴戏,更要浓墨重彩地上场,图个团团圆圆,甜甜蜜蜜。到了八月半这天,丈人家要请毛脚女婿来家吃饭,饭桌上结婚的大事被提上了日程,算是给毛脚女婿吃了颗定心

丸。

在我的家乡,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团圆节。无论身在何处,无论工作有多繁忙,八月半这天都要早早地赶回,和家人欢聚一堂,品美酒佳肴,赏月拜月。记得打我记事起,我们一家和叔叔一家都要从城里回乡下奶奶家过节。丰盛的晚饭后,奶奶会在庭院的东南角放上一只小四方桌,燃起斗香,供上菱角、柿子、嫩藕、花生、板栗、桂花糖芋头、月饼,还会摆上一杯红糖茶水。年年中秋夜,奶奶总会执香对月叩拜。拜月仪式结束后,奶奶把月饼均匀地切成一小块一小块,分给我们品尝。拜月的红糖水按照习俗是不能倒掉的。据说有两个妙用。可以擦眼睛,清心明目;还可给爱尿床的小孩喝,以后就不尿床了。

吃完月饼,一家人赏着月,谈些家长里短,月色祥和,庭院清幽,树影婆娑,开得正当时的桂花,香气沁人心脾。于是这天上的月和地上的景愈发相得益彰起来。如有兴致勃勃的,还要到瘦西湖去逛逛,看看瘦西湖的碧水,二十四桥的柔波在温润如玉的月色下,尽显缠绵秀美。于是不免聊发起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的遐想来了。

多年后,当我定居宁波,身在他乡为异客时,忆起家乡的“八月半”,总觉得那些习俗是家乡中秋文化的一道密码,古老而神秘,传统而温馨。

三江月

中秋节特辑

总第 5702 期

投稿邮箱:

essay@cnnb.com.cn

永鸣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82

至于“同性恋”的问题,我希望后发制人,跟着BBC他们问出“奥运凉战”角度的问题,那样既可以表明中俄两国面对西方冷战思维的同患难,没准现场还可以帮普京解解围。一切尘埃落定后,大家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,等待普京的驾到。不过,对我来说,还有一件事要做。我要为专访普京的新闻报道,精心设计一个“绝妙”的开头。按照俄罗斯总统新闻局事前给我们的通知,普京在应对六家媒体的“圆桌对话”之后,还会单独和每一家媒体的主持人聊上几分钟,地点就在“圆桌对话”室外的滑雪场看台上。

采访的前一天晚上,我向摄影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:利用普京和我单独的那几分钟,为将来播出的《新闻联播》设计一个意想不到的开头。具体讲就是,普京来到我身边的时候,我先不面对他,而是面对镜头快速地说几句,比如:这里是俄罗斯索契,离冬奥会开幕还有多少天,索契准备得如何?俄罗斯如何应

对外界的某些质疑?俄罗斯又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关系?说这些的时候,镜头里只有我一个人,然后我说:回答这些问题最权威的人就站在我身边。这时镜头拉开,画面里出现普京站在我身边,我再继续说:他就是俄罗斯总统,普京先生。

这样的采访镜头,之前经常用于我们记者采访普通百姓或者路人,而将普京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,在采访中如此这般引入央视屏幕,绝对是空前的。如果真能实现的话,也可以从一个细节显示CCTV采访高端人物的能量。

当然,这样的设计存在着高风险,普京不配合怎么办?俄罗斯总统新闻局不同意怎么办?现场一时忙乱,摄像师没有捕捉到那样的镜头也不行。于是,我想到了一个备用方案:提前录制这一段我介绍普京的开场词。一旦现场镜头无法实现,可以把提前录制的同我实际采访普京的画面接起来。当然,这只是备用,最好还是能够征得普京同意,现场一气呵成。

录完了这个备用串场,时间已经接近下午3点了。这是原定普京接受采访开始的时间,但现场的气氛和总统府新闻局工作人员脸上的表情,让我马上猜到,普京要“晚点”。迟到是普京一种近似固定的风格。不光这些年我采访过他的几次,就是面对所有外国和俄

罗斯本国的媒体采访,还有出席各种正式活动,普京几乎总会迟到,短则几十分钟,长则数小时。甚至有人分析,迟到是普京的一种态度,他希望借此向人们展示,作为俄罗斯总统的他是多么繁忙和重要。

接近下午4点的时候,新闻局的人要求我们各家媒体的主持人,马上到5楼的休息室集合,普京要到了,而且要在正式采访开始前先单独接见我们。

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在5楼的休息室里特意备了专人,招待我们喝咖啡、茶,吃点心、三明治和各种水果。据说所有的食品和服务人员,都是专程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带来的。运到索契后再用专车花几个小时,爬上高高的雪山运到劳拉滑雪场。

当天的采访结束后,当所有人都离开劳拉滑雪场后,我在昏暗的灯光下,看到所有为此次“圆桌对话”服务的人员和器材,乘坐七八辆大大小小的车辆在夜色中驶离。这中间有电视服务机构的,也有5楼休息室的人员。仅仅这一幕就足见俄罗斯方面和普京本人对这次采访的重视程度。当然,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东西自然也令人大开眼界。我们驻莫斯科记者站的站长王斌就对我说,那天在5楼休息室吃到的面包,是他几年常驻俄罗斯以来吃过最好吃的面包。“总统专供”就是不一样!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